

高原上有这样一位医生

杜文娟

逐梦

2010年夏天，我去西藏阿里采访。阿里平均海拔四千五百米，风吹石头跑，氧气吸不饱。那里地处祖国西部边陲，除了土生土长的农牧民和边防战士之外，多年来，还有众多援藏者响应国家号召，沿着孔繁森的足迹，在雪域边疆默默地奉献着。

从拉萨搭乘越野车，沿雅鲁藏布江逆流而上，伴着喜马拉雅山和冈底斯山道劲的风，一路向西。四天行程一千六百公里，终于看到喀喇昆仑连绵的雪峰，抵达阿里地区行署所在地狮泉河镇。这是一座戈壁小城，也是青藏高原西部方圆一千公里以内最大的城镇，当时常住人口不到两万。

采访进行得很顺利，无论是边防哨所、武警部队，还是当地百姓、援藏人员，都给了我很多帮助。认识陕西省第六批援藏医生罗蒙，便成为一件顺理成章的事。罗蒙是阿里地区唯一的男性妇产科医生，又是我的汉中老乡，我对他自然更多了一份敬重和亲近。

高寒缺氧，使得这里的孕产妇和婴幼儿常见病的发病率比较高。记得一次采访一位军官，他的妻子也在旁边，聊完工作，我无意中问了一句，孩子多大了？谁知，军官的健谈瞬间消散，妻子也低头不语。一阵沉默后，这位军官极伤感地说，结婚八年来，妻子数次流产，好不容易产下一个男婴，却因为缺氧而夭折。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，也让我在这片土地行走时，对儿童变得格外关注。

二

一天，我随罗蒙医生到病房参观。一对双胞胎新生儿睡得正香，他们躺在长长的山羊毛被单中，细卷的羊毛快要

触到小嘴里，罗蒙俯身把羊毛卷拨到婴儿脖子处。婴儿的母亲是一位牧羊女，他们的外婆正在一旁陪护。罗蒙跟婴儿的外婆和产妇比划着，叮嘱她们如何服药、用餐。离开病房的时候，他再次回头看了看那两个新生儿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他说，在阿里，双胞胎不多见，这对双胞胎健康状况良好，让人欣喜。我心中顿生感慨，从罗蒙发自内心的欢喜里，看得出他对自己的职业是多么热爱。

经过过道的窗前，我看见院子里有人从一个玻璃屋里挑水出来。这情景让我很好奇。罗蒙告诉我，阿里地区人民医院是藏西最好的医院，但用水用电还存在困难。冬季水管会被冻裂，医护人员每天要从井里汲水，住院病人也从井里取水。因为害怕水井结冰冻住，所以装了双层玻璃保暖。医生手术前清洁器械、洗手、消毒用的热水，都是先在火炉上烧好后再装到水壶中的，用多少倒多少。医院库房有一台腹腔镜仪器，落满了灰尘，没有人会使用，他正在琢磨着该怎么办。

三

此后，我又两次前往阿里。可与罗蒙都只是门诊匆匆一见，实在不忍心把他从患者的包围中叫走。但是，关于他的故事却一直在耳边流传。他初到阿里的第一例剖宫产手术，就遭遇了惊险一幕。医护人员刚把婴儿捧在手中，产妇就胎盘出血。偏偏此刻忽然停电，于是只能借手电筒和手机照明继续手术。在内地半小时的手术，这一次却用了整整三个小时，好在最终母婴平安。还有一位患卵巢囊肿的七十八岁老人，送到医院时肚子胀得很大，饭也吃不下，家人几乎要放弃治疗。罗蒙分析病情以后，决定进行手术，手术很成功。老人康复出院时，对罗蒙千恩万谢。这让罗蒙心中很不安，同时更深切地感受到，对于这里的患者来说，医生是多么重要。

2013年6月，经过严谨的准备和可行性论证，罗蒙他们首次成功开展了腹腔镜微创手术，治愈了一例宫外孕患者和一例子宫肌瘤患者。就在这一年的春天，我接到罗蒙的电话。他说三年援藏马上就要结束了，自己已经提交了继续援藏的申请，但没有结果。后来我了解到，

罗蒙的申请没有通过，他回到援藏前所在的陕西省汉中市人民医院工作。

又过了两年，我听说罗蒙到了拉萨工作，连忙电话联系他。罗蒙告诉我，自己最大的愿望是回阿里，因此援藏结束时，生活用品和书籍都没有带走，随时准备回去。本来他想调动工作去阿里，但是比较困难，于是辞去了原单位的工作，先到拉萨的一家民营医院当妇产科医生。对于罗蒙此举，我不解。他自己却说，内地少了他，还有很多技术好的医生，但阿里不一样，那里的条件太艰苦。他在阿里，能帮大家一点是一点。得趁着年轻，到最需要自己的地方去，不要等到老了再后悔。

一晃又是几年过去。2018年的一天，我忽然接到罗蒙的电话，电话那头的声音非常兴奋：“杜姐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调到阿里地区人民医院了，这次是作为人才引进去的。”我连忙祝贺他如愿以偿。接着，我了解到，他的妻子是汉中一所中学的老师，本来舍不得他进藏，但妻子心里又很清楚，罗蒙二十岁就入了党，虽然看起来温文尔雅，内心却铁骨铮铮，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。罗蒙年近八十岁的父亲也是一位妇产科医生，母亲是儿科医生，从事相同职业的两位老人对儿子的选择也非常支持。在罗蒙儿子心中，罗蒙曾经是个“不称职的父亲”，但当儿子看过爸爸的工作照和患者照片后，不再埋怨父亲，而是立下志向要报考医科大学，像父亲和爷爷奶奶一样救死扶伤。

四

今年春节刚过，我在微信上给罗蒙留言，问他是否回老家汉中了，如果路过西安的话可以一聚。他发来一段手术室的视频，稍后打来电话，说大年初五就回阿里上班了。现在这边血库建起来了，电力联网以后，用水、取暖都没问题了，医疗条件比以前好太多。没聊多久，罗蒙便匆匆挂了电话。

后来，我又联系上罗蒙的同事张春兰医生和其他医护人员。因为白天太忙，我与张医生他们只能晚上联系。在断断续续的交流中，我知道了有关罗蒙的更多现状。

如今，罗蒙已是阿里地区人民医院

妇产科主任医师。只要罗蒙在，妇产科就敢接收病情严重的患者。他如果不在医院，只能将患者送往拉萨。阿里地区七个县的妇产科医生都有他的电话，遇到无法处理的病例随时请教他，半夜三更被叫醒已是常事。

前些年，罗蒙曾经救治过改则县一名子宫破裂的产妇，当时患者腹腔大量出血，处于休克状态，但血液紧缺，罗蒙顾不上手术疲劳和高原反应，撸起袖子献出四百毫升血。当他和同事们献出的一千四百毫升鲜血缓缓流入患者身体时，患者得救了。现在，尽管医院有了血库，但血源有时还是会告急。患者急需输血时，首先就是动员全院职工献血。2019年7月，从普兰县转来一位妊娠重症产妇，术后出现大出血，病情危急，手术是罗蒙做的，恰好他与产妇血型相同，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献了四百毫升血。至今，罗蒙已经先后献血十次，总献血量相当于成年男子换了一次血。

去年，罗蒙到措勤县达雄乡巡诊。听说乡上来了高明的医生，牧民纷纷前来就诊。其中有一个两三个月的男孩，尾椎骨部位溃疡了一大块。罗蒙邀约孩子到地区医院治疗，但孩子的父亲嫌太远，他们无法长时间离开牧场。这次带孩子到乡上来，还是搭了别人的三轮车，开了三四个小时才到的。罗蒙回到狮泉河镇后，便自费买了中药材和药油，研磨调制成药膏，再请帮扶达雄乡的同事带到乡上。由于牧场没有手机信号，牧民又经常转场，所以只能捎去话，请孩子父母来取，并交代如何涂抹。就这样过了三个月，孩子的溃疡终于痊愈。但直到现在，孩子的父母都不知道是谁治好了孩子的病。

如今，康复出院的患者和家属，经常笑容灿烂地对着罗蒙竖起拇指，向他表示感激。调藏工作这几年，罗蒙先后接诊患者四千多人次，抢救患者一百多人次，完成手术上千例。他带出了一支能够独立完成三类手术的医疗团队，有效保证了患者的生命安全和治疗效果，极大降低了这里孕产妇的死亡率。罗蒙在阿里地区的威望越来越高，先后被授予“全国对口支援西藏先进个人”称号，被中宣部评为“最美支边人物”。在这片雪域高原上，像罗蒙这样的共产党员，还有很多很多……

遇见

仲春的一个周末清晨，小区门口来了位衣着朴实、满脸笑容的磨刀匠。身材魁伟，嗓音洪亮，一声“磨——菜——刀哟”的吆喝，冲破晨雾，回声不绝，引来小区居民和过往的路人驻足围观。

“磨把菜刀多少钱呀？”
“刀磨了不好用，怎么找你退钱呢？”
……

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发问，围观的人越聚越多。磨刀匠清嗓子，一脸和善地拱手作揖，然后笑盈盈地对围观者说：“老少无欺，明码实价。每把刀十元。如果磨得不好，分文不收，再倒赔一把刀的钱。初来乍到，大家信不过我都正常。今天磨刀不收钱，用得好的，下次给不迟。”

话音刚落，只听人群里有人喊了声“好”，然后说要用自家的刀先来试试磨刀匠的手艺。

围观者的目光齐刷刷地循着声音看过去，原来是小区里那个面目清瘦、凡事喜欢较真的老邹。

“磨刀真的不收钱？”老邹问。
“当然。手艺人说话做事讲诚信，不会虚头巴脑诓人。”磨刀匠答。

“那好，我这就去把家里的两把菜刀拿来磨。”

约莫十分钟后，老邹就把两把菜刀放在了磨刀匠的面前。

磨刀匠麻利地从蜡黄色帆布包里取出四块磨刀石。他把矿泉水瓶当花洒，在一块条砖型青石上轻轻点了点，水珠均匀地洒在条石上。然后，他就着水珠把菜刀按在青石上磨起来。磨好一面后再磨另一面。刀刃上有米粒大的缺口，他又换上一块有凹槽的青石，夹着缺口磨。最后，再用细腻的青石磨光刀口。所有程序完成后，他揪了几根头发搭在刀口，用力一吹，头发被齐刷刷切断。

不需多言。老邹拿着磨好的菜刀刚离开，几把生锈的菜刀就立马摆在了磨刀匠的面前。磨刀匠的脸上掠过一丝笑容，接着打开了话匣子。他对自己的磨刀手艺很自信，自信来自于他在乡下磨刀三十年的经验。儿子从小到大读书的开销，都是他走村串户一把刀一把刀磨出来的。

磨刀匠爽直、敞亮，他不仅分享他的快乐，也乐意把自己的烦恼和苦闷向顾客倾诉。他说他姓张，儿子研究生毕业后考进城当了公务员，去年有了孩子。他进城帮儿子媳妇带孙子，刚来时很别扭，城里生活过不惯。于是，张师傅跟儿子媳妇说，周末他得出来透透气，顺带跟别人说说话，干干他舍不得放弃的磨刀手艺。

又是一个周末的清晨，我去小区外面买菜。只见小区门口，张师傅来得很早，正猫腰坐在一张条凳上磨菜刀。我问他生意怎么样。他一脸喜色，下巴颏朝地上一堆待磨的菜刀点了点，说活儿多得出乎他的意料。他还告诉我，这些活儿都是前些日子来磨刀的顾客引荐来的，够他忙一天，不知道天黑之前能不能磨完。说完，他得意地笑。

几天后，张师傅身边又多了一位中年汉子，帮着他一起磨刀。大家见了都问，张师傅你收徒弟了？张师傅

肖国才

磨刀匠进城

笑呵呵地道出原委：不是徒弟，而是同行。这位中年磨刀匠也是初来乍到，人生地不熟，吆喝了半天，没揽到一桩活儿。他主动跑来跟张师傅搭话。张师傅宽慰他：“不急，生意都是慢慢做出来的，坚持下去就会好起来的。”可他却说：“等不起啊，一家人还等着我挣钱呢，没活儿做怎么养家糊口。”张师傅听他这么说，思忖了一下说道：“要不，你做我的活儿，做多少得多少。不过，我得把丑话说在前头，你出的活儿我都要仔细检查，如果达不到我的要求，这活儿就不能给你做。”中年磨刀匠先是有些诧异，继而一脸感激，连声称谢。就这样，中年磨刀匠在张师傅身边干开了。他磨一阵刀，就递给张师傅看看，听意见，再接着磨。张师傅认真地指点着他，即便是一点点瑕疵也不放过。

有跟张师傅熟识的老顾客，私下里悄悄地提醒道：“老张，关键技术可不能随便传人，小心抢了你的饭碗！”张师傅听了嘿嘿一笑，说：“谢谢提醒，可我不怕。一来现在我不靠这门手艺过日子，他学去能养家，而且他的手艺若能超过我，说明这门手艺有提升，这是好事；二来这么大的城市，我只做了两三个小区的生意，市场还大得很呢。切磋技巧、把手艺做精才是正道，手艺好、讲诚信，不愁没有活儿做。”

张师傅把一份看似不起眼的磨刀活儿做得风生水起，着实惠及了不少小区居民。张师傅说再过两年，等孙子上幼儿园了，他就去工商部门申请营业执照，开个磨刀公司，过过创业瘾。说到这里，他开怀大笑起来。

潍坊的风筝

王剑冰

一

云和风筝换了位置，或者说，云为那些风筝腾了位置。喷薄而出的朝阳中，一下子喷薄出那么多风筝。那是开在天上的花。越开越多的花，成为故乡的风景。风筝古时称为鸢。潍坊的别名就是鸢都。从“潍坊国际风筝节”放飞的风筝，差不多飞了四十年。

在中国向欧洲传播的发明中，有学者把风筝列入其中。明代，潍坊就有了放风筝的习俗。这一娱乐工具或从海上传出，融入不同国家的民众生活。

整个天空生动起来。所有的风筝都没有想到，它们会构造出另一个世界。它们以单纯的自我，组合成群体的丰富。

它们有的天真，有的老成。有的是戏曲中的脸谱，有的是栩栩如生的造型。婀娜的嫦娥，耿直的郑板桥，黑脸的包公，更多的是动物世界：蝴蝶、瓢虫、蜻蜓，还有一个大章鱼，那么多的须尾，简直让人怀疑它是否能升起来，可它竟然一点点地飞起来了，而且离地面越来越高，真是不可思议。

还有蓝宝石风筝，这也许是昌乐人放的，蓝宝石是潍坊昌乐的特产。还有一对大萝卜，倒栽在云中。“烟台苹果莱阳梨，不如潍县萝卜皮。”潍坊的萝卜盛名在外，这应该就是潍坊本地人放的。

在这里，会上演关于风筝的传奇。听说，有一只巨大无比的“蜈蚣”，被十几个人扛着来了。这也能放起来？试试吧，在这风筝之都，谁不想有大胆的尝试？喊着，吼着，跑着，那庞然大物真的飞起来了！

云端的气流大了起来，带着冲击力，将一些鸢尾冲撞得抖抖颤颤。那场面变得更加活灵活现了。还有零散的小鸢，在如盖的大鸢中间挤来挤去，有如一轮月亮周围团着一圈流星。

二

潍坊人不仅喜欢放飞风筝，还喜欢制作风筝。据统计，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风筝都出自潍坊。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风筝节的举办，潍坊开始有了大大小小的风筝厂。我在杨家埠一家风筝厂看到，有专门负责设计、制作、描绘、包装的人，还有专门负责试飞甚至网上

销售的人。

在潍坊人看来，潍坊是个很值得一说的地方。潍坊人说，我们这里南依泰沂山脉，北濒渤海莱州湾，是人杰地灵之地。为官清廉的大学士刘墉是潍坊人，著有《芥子园画传》的贾思勰是潍坊人，画了《清明上河图》的张择端是潍坊人。潍坊人还会告诉你，诸多历史名人都曾在里任职或居住。现在，这里是全国闻名的花卉、蔬菜、食盐、蓝宝石产地。

口气中满是自信。想来，这里的人喜欢放风筝，也许与这份自信有关。这是一片浓缩了种种美好的天空：富于智慧，积极探索，敢于幻想，勇于实践；永远在辽阔里奔跑，永远以热情迎接春天。这些，也许都源于那份来自内心的自信。

也正是这份自信，让潍坊人多了一项独特的待客之道。凡有客来，便邀去放风筝。在潍坊，带外地朋友放风筝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和品位。

每年的阳春三月，来潍坊看看吧，所有的灿烂，全开在天上。

三

这片辽阔的海滩上，到处都充满了

欢乐。无论是放风筝的人还是看风筝的人，个个都喜气洋洋。在这里，总有一种情愫簇拥着你，感染着你。

那些放飞的风筝也有说头，后来，它们有的被存进了博物馆里，有的被发到了网络上，成了“网红”。

猛然间，听到了一首田园风格的曲子。是响自哪里呢？仰头侧耳，曲子竟然出自那些风筝中，不知道是哪一只发出，又像是全跟着和鸣。

很快，你会被那若隐若现的乐曲所打动，并慢慢体味着那曲中的意味，深沉、醇厚，像沂蒙小调，又似大海渔歌。

此刻，我突然也想做一只风筝，升到高空去看看大地上的景象。在天空中往下看，能看到什么呢？或许能看到“大海东来第一山”的沂山，看到古火火山那闪现过奇幻的峰峦；或许能看到大片的盐滩、绿色的田野和烂漫的花海，还有潍河、虞河、弥河、白浪河等多条晶莹的河流。

很长时间内，我注视着那些放风筝的人，那些一直仰头看天的人。我敢说，他们是一群在地上生活，在云里写诗的人。



本版图片来源：影像中国

大地